奎章典書

禮書

喪禮補編 四

國朝喪禮補編卷之四

受教分類上

○前後受教依 下教通錄而與儀註及諸具逐條照應相爲表裏至若名色之屢見各條者只於首見處載錄儀註諸條外不爲別立條項而如祭需之通用於大小祭享者獻官之定品於殿宮陵墓者望燎之並行於廟社殿陵者只載於首見處則有難倉卒尋見故名以祭需獻官及望燎錄于下

初終

傳曰凡大小喪喪在同宮則禮曹儀註中稱擧哀不同宮則稱望哭儀註依例書入 辛未

復後奠

傳曰奠當在於復後儀禮班班先正之議亦然

五禮儀中載於襲後者進錄於復條下至小
歛始撤依儀禮載錄小歛奠一依五禮儀仍
錄○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復後奠既承
聖教而伏聞前後 國恤時襲後奠亦難免
進排之窘急若移設於復後而使外司進排
則决難及時云檀弓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
與且古禮雖有四籩四豆之文而器數亦不
必拘補編中註以内備何如 上曰所達是
矣復後即以常時所進御者奠之襲奠則依
舊設行襲後奠至後撤復後奠宜矣 丁丑

戒令

傳曰孝章廟葬前行祭與否其令禮曹問議大臣以奏○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爲賢嬪宮葬前孝章廟行祭與否臣未能講度於平昔方祗役在墓所傍無書籍姑不得考據仰對而至於墓所之祭則新墓動役旣在一墻之內許多工匠役夫晝夜雜遝喧擾全欠蠲靜姑捨禮意之如何只以事勢言之似難行祀於葬前云矣 傳曰葬前停止自卒哭後爲之 辛未

傳曰凡國之大小喪習樂用樂與否庚子以後
喪制服制大備宜有比前差等問于樂院則
混圖莫知令禮官問于在京大臣入侍稟定
後載於喪禮補編○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
魯以爲取考樂院所在前後謄錄則庚申辛
巳國恤時卒哭後凡祭皆用樂坐起時習
樂戊戌卒哭後六都日習樂依例擧行七月
陳賀時陳而不作戊申年無可考文字而卒
哭後與樂取才時依例習樂試取己丑己亥
甲寅庚子甲辰　國恤卒哭後大祭時前期

一次習樂庚子甲辰卒哭前 社稷祭陳而
不作矣今若更加明白定式 大喪卒哭後
若當用樂之祭則臨時一次習樂而每月六
都日習樂則以遏密之義停止 內大喪則
朞年後依例習樂小喪則卒哭後並依例習
樂 殿下服未盡前有陳賀則陳而不作恐
合於隆殺之節而至於 大喪卒哭前 社
稷祭陳而不作臣意以爲不然祭 天地社
稷越紼行事載於禮經既行其祭則似不敢
廢樂況今 皇壇事體至重雖於卒哭前其

可廢樂乎卒哭前 社稷 皇壇之祭並用
樂為宜云判中樞府事金若魯以為臣意與
領相獻議同而第 大喪卒哭前 社稷祭
樂器陳而不作曾前已行之事亦有意義不
必變制 皇壇事體雖重亦可與 社稷例
倣而行之依前陳而不作恐得宜云矣 傳
曰更問于在外大臣及儒臣後入稟而軒架
鼓吹卒哭前乎意則宜勿設雖卒哭後服盡
前以無揚衮衣動駕之時設梨園樂器於駕
前奚異於朞功奏絲竹意甚不然以此亦為

問議○禮曹啓曰領中樞府事俞拓基以爲
大喪三年内六都日習樂停止者領相之議
固當矣而但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如常則
領相議中欲退以朞年後得無有違於舊例
否也且伏聞在昔　明聖大妃小祥後凡於
中祀亦皆用樂則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豈
亦有差等而然歟然則戊戌習樂之方行於
卒哭恐亦無別於庚申辛巳似合有參量之
制之道矣　殿下服制未盡前有賀而樂則
陳而不作誠爲合宜但勿論卒哭前後服未

盡前同是陳而不作則　駕前殿前一也而或陳或否似未得當雖不可作而只陳之以存禮意亦有間於朞功奏絲竹仍前舉行恐宜越紼行事既有經訓有事廢樂亦乖禮意則卒哭前　社稷祭陳而不作有未敢知況　皇壇事體非可比論於　國社國稷則雖卒哭前尤不容廢樂云前府使朴弼傳以為臣所當言者大臣略已言之亦不敢為疊牀之歸而至若越紼行事程張朱三說既未歸正則臣未知　國朝之制何如而更當別有

商量矣云前司果尹鳳九以為凡 國恤卒
哭後大祭祀時雖不得不一例用樂習樂一
節從 國恤大小進退其限者不失輕重之
義至於郊社之祭王制越紼之語盖言國君
雖未葬而猶不敢廢祭然程伯子以為越紼
似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葬而行之亦可叔子
則以為禮言越紼此事難行橫渠張子亦言
非禮見於上帝不如無祭越紼既著禮經雖
不敢以卑廢尊祭於郊社其必用樂固不可
知且人君以 天地社稷之主在殯未葬雖

有所重至於用樂終覺不安祭雖不廢樂則懸而不作祭以先賢訓義揆之人情禮意誠似無失 皇壇之祭其禮亦應與此無異而若軒架皷吹從於 駕前雖是輕喪無論卒哭前後事係 當宁異於 廟社大祭之用惟在 聖上一時處分限服前勿設亦豈不合於情禮也云 傳曰令覽在外大臣儒臣收議與領相獻議不無參差者而至於習樂則非祭用樂也但務歸於情禮允當不拘於違古例也況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其時有

司之臣或不察之致抑或庚申則朝臣之服
既盡故也而庚子以後三年之制服制大備
自 宣懿國恤百官服齊衰朞年則服未盡
之前服衰赴衙聽樂决無是理習樂一節領
相獻議差等詳備依議施行而雖小喪諸臣
若服朞則一依國恤内喪例施行 皇壇祭
卒哭前用樂大臣儒臣之意俱是亦依議用
樂而至於 社稷三賢之議不同曾前卒哭
前既懸而不作此去籥之意亦從伯程子之
議也既用之樂雖難令止既停之樂于令喪

禮大備之後以越紼之義難以遽行遵舊例
卒哭前陳而不作軒架鼓吹噫禮不及非禮
過亦非禮也然壓尊處雖不可不爲以諸臣
服不盡而赴衙聽樂爲非則于今喪與服復
舊之後予亦與諸臣同爲有衰服在後樂工
在前爭決無是理若杜舉在今其不指衰而
譏哉此一節依進善尹鳳九獻議服盡後舉
行可也或曰國忌重也淸齋亦重也而其
猶陳而不作今此兩服在於下何重於此云
則此有可對禮出於人情之固然國忌雖

人子終身之慟不過服素服而與衰服不同
而雖然亦近代 國忌則命勿設此亦由情
而然矣至於淸齋則亦不過專心致齋而已
雖不聽樂何不設乎與服衰不設大有間矣
並以此載於喪禮補編 壬申
傳曰大中小祀用樂與否一從癸亥庚子爲之
事載於補編 癸亥 明聖大妃國恤練祭後因大臣收議中祀用樂○戊寅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先正臣文敬公金集
嘗進喪禮異同議矣今於喪禮受教編次之
際先正所請之言亦宜採入故敢達 國恤

時國中嫁娶五禮儀則卒哭後許之借吉三日朱子曰一月外許軍民三月外許士吏復土後許選人祔廟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中大夫以上禫後行先正以爲五禮儀太無曲折宜從朱子說庚子以後君臣服制變通之後則事體尤異於前不可不一從朱子說定制矣 上曰君臣服制復古之後則視前尤別依先正所論定式以錄可也定式詳見儀註戒令條○壬申

傳曰所謂公除即國君之公除非諸臣之公除
也今番禮曹百官公除磨鍊其涉不察當該
禮官從重推考此後公除一從上服事定式
施行
左議政金尚魯所啓以今番都監見之殯
殿所用鍮器則名之以鑄成所自 殯殿都
監鑄成至於 山陵所用鍮器造成不付於
國葬都監而別設鑄成廳使戶工曹他堂郎
主管故都監則都不管攝自不無多少弊端
從前別設之意有未可知臣意以爲屬之國

葬都監舉行宜矣 上曰予意亦然依爲之
載於補編
傳曰昨聞因山後外方開閉門延逢六角依例爲之云心甚非矣雖喪制復舊之前不然況庚子後三年之制大備戊申以後朞功之制亦復興與該院之二六坐起軍門之旗祭習操有間雖守令若戊申戒嚴之時則各行將令其無不可而雖分地管轄在於朝鮮之地非徒蒼梧山色之嫌若庚子則羣臣俱在三年之制若今年則羣臣俱在朞制之中衰麻

在身朞服在身喪制未盡朞制未盡而視署
常時循例爲之奚異於謝安之朞功奏絲竹
况今番勅行除門吹除六角而外方則自如
豈不愧於隣國乎事雖謬例旣覺之後不可
因循此後喪制朞制未盡之前禁之亦載補
編

傳曰邦禮無禁葬之例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
勿論公除前後葬事則許行以此載於補編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戒令條五禮儀則私
家祭禮初不舉論而今番以私家練祥事屢

有 下教中外猶不能曉然將欲一依 下
教入錄而臣竊以爲 國恤時私家練祥之
不得行自曾子問已有明白定論先正獻議
肅廟定式卒哭前練祥之不得行恐不可
更議且自有此 教之後忌祀亦多有備禮
行之者極涉未安矣私家練祥待 國恤卒
哭後行之之意定式以錄何如 上曰諸堂
之意何如判尹申晦曰此是臣等商確之言
也今番私家雖因 朝令練祥忌祭多有備
禮行之者而其爲未安則誠大矣臣意亦異

重臣同矣吏曹參判金致仁曰 國恤卒哭
前私家練祥之許行大違禮意重臣所達誠
爲得宜臣無容別議矣綾恩君具允明曰
國恤因山前大中小祀一併停廢則私家練
祥之許行實涉未安重臣所達實合於禮制
邦典臣有何別議耶吏曹參議趙明鼎曰練
祥是祭之大者 國恤因山前 太廟時享
亦不得行之則私家豈敢行備禮之祭乎重
臣所達誠爲得宜臣無容別議矣司直洪樂
性曰重臣所達得宜臣亦無容別議矣 上

曰依所達載錄可也 以上丁丑

傳曰雖國恤因山前卿大夫士庶虞祭依葬例亦爲許行忌墓祭依練祥例施行三年內禁方笠過矣此後勿禁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原書中三都監提調於國葬曰戶曹判書禮曹判書繕工提調爲之而禮曹判書繕工提調又書於殯殿山陵意或兼察而今則不可兼國葬都監中禮曹判書繕工提調刪去而只書以三內一戶曹判書爲之何如 上曰依爲之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三都監郞廳之數殯殿則六國葬則八山陵則十共爲二十四員原書排定度其事役之繁簡各有意義矣補編中改以三都監各八則亦爲二十四員而殊失量事排定之本意山陵都監以八員無以成樣依原書差出十員殯殿則從補編差出八員故合爲二十六員誠爲未安一依原書似爲得宜殯殿都監郞廳旣爲六員則當爲都廳一郞廳五小喪則三都監都廳各一員郞廳則殯宮四禮葬五墓所六爲宜至於

監造官殯殿三國葬七山陵九依丁丑年例錄之小喪則以殯宮二禮葬五墓所七錄之何如 上曰郎廳之數一依五禮儀爲之監造事亦依爲之（以上戊寅）

沐浴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沐浴儀內侍以帷障大行卧內內喪則女官當行之而原書所無者不敢擅自改正或添入故敢達 上曰以內喪則女官懸註他如此例者不必一一稟定做此爲之可也（戊寅）

襲

傳曰質殺宜在襲下而誤在斂下故今雖釐正而載錄古例其不詳者多此則臨時稟旨造入

傳曰凡諸具中自內懸註者臨時書入一通使內措備

傳曰今番初喪時見之於該曹爲浮費於市民爲巨弊者多故有書入之命今覽儀軌可減者一併點下以省浮費以除民弊戊戌儀軌中襲斂諸具紬緞之屬點下減省永除尚方進排者凡九十二件

傳曰凡大小喪曾用有紋緞者代以廣織曾用綾者代以紡紬曾用紡紬及潞州紬者代以紬事亦載喪禮受教 以上辛未

傳曰今番乃覺襲斂褥以緞為之此亦補編遺漏者今後則昔之紅緞代用紫紬載於補編 丁丑

襲奠

傳曰襲奠條茄子灰減之 茄子灰即香爐中所鋪貢人進排一大弊端故此後祭奠一併减除事追後下教

傳曰頃者燭定式時於喪禮不為矣近日觀之

其制大小日不同此亦靡費窆前勿論五時祭奠與經夜燭俱以每隻二兩爲之朔望奠名日殷奠以每隻三兩爲之窆之後亦依此舉行而常時只用心燭凡陵墓亦只用心燭則於喪禮用心燭下大燭不可自今爲始除之以上壬申

傳曰殯殿魂殿祭奠燭窆之例則三兩補編則二兩以三兩載於補編丁丑

舉臨

傳曰凡箋文於 東朝於大殿則有之於東宮

古無而今番有慰箋而更其名曰狀云故事甚怪訝問之則於戊戌有此例今亦爲之云戊戌果有則昨冬今年其殯宮一也或陳或否其涉謬矣該曹之不察政院之矇不察推俱涉非矣雖聽政後三名日百官賀只有致詞無箋文而其曰有狀則於賀於慰亦豈有異同而昔年聽政之後戊戌則只封慰狀已亥庚子春國有大慶其無賀狀已爲做錯今番援而行之亦涉不察而不察之中或行或否無乃哀勝於慶而然耶若然則喪中豈有

差等因一做錯流誤若此此後一依賀箋只
封大殿勿封東宮之意即爲分付壬申

設冰

傳曰禮文有冰盤棧牀棧防而庚子後不設此
只盛冰於器置諸四隅此亦省弊之一端今
遵之盛冰之器自内有之不必造入壬申

靈座附靈寢諸具及魂殿魂宮山陵墓所諸具

傳曰殯殿殯宮排設諸具此五禮儀所不載圖
與說今番並錄魂殿魂宮山陵墓所同◯殯殿交椅黑漆
魂帛以生綃造作以上殯宮同○魂帛函朱漆○殯宮黑漆素扇

素盖（但以白綃造作○殯宮同○後改以綿紬受教見下）靈座滿頂骨

（即半月形○殯宮內喪無）高欄床床內四貼五峯屛風（內喪

則牧丹屛○殯宮牧丹屛內外喪同）床巾綠領紅巾（用綃○殯宮紅領黑

巾用綃）與外靈寢床襲斂床（並用自內常御者）小欄床

命減之而若或襲斂處與殯殿稍遠則有小

欄床素錦褥（殯宮同）○魂殿唐家三面設五峯

障子（內喪同○魂宮則牧丹障子內外喪同）唐家內神座交椅

前有神榻上有倚子左右有床（左床上安土籐箱即櫝所）

（盛○魂宮同）左右設青紅盖各一（左青右紅○魂宮皆以青盖）

鳳扇二（魂宮雀扇）殿外左右有冊寶襳燔朱紅漆

寶東冊西○魂殿內右設畫龍磁尊二魂宮白尊
宮冊印櫃黑漆
俱有倭朱紅漆臺同安於一阿架牀魂宮黑眞漆
唐家前面及三門俱有紅綃帳有鐵鉤雙掛
中有玉燈灌地筒以銅爲之黑漆盖唐家前
面左右設踏掌以上魂宮同牀巾綠領紅巾用紡紬○
魂宮紅領黑巾用紡紬○山陵丁字閣下玄宮前所設
與殯殿同以殯殿所用者取用只靈寢牀造
成而幕帳以紅紬爲之欑宮四面有素帳靈
座前用紅緞帳今則用紅紬以殯殿所用者
取用以上墓所並同下玄宮柩衣三着上紅次青次

綠用雲紋緞其黼只畫於紅成殯時柩衣畫黼只用紅結裹時結裹於此柩衣上結裹後又用畫黼行喪紅柩衣一件此內外柩衣下玄宮時除之殯宮柩衣二着上紅次綠而只畫黼於紅成殯柩衣行喪柩衣

與殯殿同

傳曰殯宮攢宮諸具啓殯後預爲持去丁字閣排設靈座紅紬帳紅綃帳二件在內一件在都監玉燈素扇素蓋素帳行喪時預先持去丁字閣靈座諸具行喪時先詣晝停都監若措備則直詣丁字閣

傳曰素蓋曾以綿紬爲之而今番則用綃未知

其故遂事不說然此後則定以綿紬可也
傳曰魂帛依五禮儀用束帛○傳曰魂帛雖載
束帛古禮而註以近用俗制
傳曰思之 太室帳本以用紬座褥所排昔則
用綾而今則用紬則殯魂殿殯魂宮用緞用
綾於心何今番編輯時殯殿紅廣織帳代以
紅紬凡裀與褥袱巾前以或緞或綾或唐紬
者皆以代用鄉紬前用鄉綃者仍前之意載
錄事分付 以上辛未壬申
傳曰成服前唐朱紅交椅祭床香床燭臺床成

服日倭朱紅交椅祭牀香牀燭臺牀陵殿銀器尚方造備倭朱紅交椅祭牀香牀燭臺牀因用於魂殿旣自尚方造備者都監勿爲疊造事載於補編 丁丑

傳曰靈座幄以紅紬爲之 戊寅

銘旌

傳曰儀註中銘旌書寫官書以二品 戊寅

告廟社

傳曰凡國恤告 廟社稱王世子例也而己亥香室一誤書國王字其後援而行之此非嗣

服前當書者一遵古例稱王世子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如有魂殿魂宮則一體告由以上壬申

小斂

兵曹判書洪啓禧所啓具環絰一節在古禮而五禮儀則闕之先正以為當行矣此是不可無之節次依古禮載錄何如 上曰依為之

傳曰不緊浮費亦侈也往年泛看襲小斂時用之不緊錐入不坼封而置之者於該曹浮費

於市民巨弊大斂時所用紡紬三匹外並除之以省浮費以除民弊以上辛未

治椑

領議政金在魯所啓外梓宮即五禮儀之大棺考見序例大棺内塗一如梓宮且考謄錄則乙酉年昭顯世子喪及己丑年 仁祖大王國恤時皆有内塗而厥後累次 國恤及戊戌戊申無内塗之例未知己丑後或有不爲内塗之定奪而然乎今番則何以爲之
上曰以不塗爲定可也辛未

大斂

傳曰大斂條五禮儀但有斂時哭而無憑哭一節依禮書斂時哭更以憑哭

傳曰大斂條務令平滿下書覆以衾三字註以俗稱天衾四字天衾表紅裏青用緞褥表紫裏青内外喪同以上壬申

傳曰令番補編時平天冠樑黈纊一依珮玉例以粉畫之旒珠以五色紬造成若小喪則樑與纊以彔粉畫之旒珠同上九旒八旒五旒從禮文爲之圭俱以本圭藏之玉圭與青玉

圭亦從大小喪翟衣諸具以內備懸註丁丑

成殯（殯殿及靈寢諸具又見上靈座條）

傳曰凡國之大小喪靈寢諸具前以緞者代以紬事亦爲大書於墓所都監儀軌卷首（靈寢幄以紅紬爲之事戊寅又有下教）

編輯堂上李喆輔入侍時設盥櫛之具依儀禮錄於成殯條而靈座條所載則刪去事搨前下教

傳曰戊戌年無攢室故予意於殯宮喪無此例其命除之今覽戊戌儀軌乙酉昭顯喪無可

據例故稟除而於戊申以事體不可不為之
故名以欑室而差等於欑宮之制不寫青龍
白虎朱雀玄武之象為之大喪内外俱有欑
宮則小喪内外宜有欑室而神耗不能記有
之命除之矣成殯已過欑室之制雖難為之
素錦褚作門一如欑室之制小喪内外俱宜
有欑室之意特書於殯宮都監儀軌卷首魂
宮有黑蓋雀扇則殯宮宜有素蓋素扇而其
時以不設欑室蓋扇亦不設而於發引之時
只用行路此其時都監之不察今番亦不細

究草記置之等亦裨耗而免下覽儀軌而覺得儀文不可不備盖扇既不先設殯宮而用於行喪爭素盖二素扇二其令即爲製入以此仍用行喪時事此亦一體書於卷首事分付殯宮都監○傳曰凡殯殿內外喪皆有欑宮而四門畫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殯宮外喪設欑室制與欑宮同而只不畫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內喪亦稱欑室而依素錦褚例兩疊以盖四面障子而四面俱有門盖與四面連幅處接貼又釘

傳曰成殯條本文内侍覆以紵絲小棺衣以連幅油紙重襲用白綃縱横結之云而今無此例初覆畫黼紅緞柩衣加漆畢度後仍覆此柩衣先襦衾次紅氈縫造結裹後安於輪臺板加覆紅緞大柩衣古文雖存紵絲小柩衣今去之

傳曰此後凡殯殿丁字閣左右只設油遮日勿設遮日魂殿魂宮庭中遮日油遮日之屬一併除之事分付載於喪禮補編 以上辛未壬申

傳曰此後攢宮所盖揮帳仍以綿紬為之殯殿

內素揮帳用白木綿事載於今番儀軌日後依此定制

傳曰殯殿所用攢宮外素帳紅綃帳交椅祭牀等物仍用於山陵祭牀及燭臺牀香牀等物亦爲仍用於魂殿而魂殿妝丹屏以苧布爲之以此仍爲定式

殿宮陵墓定例　傳曰凡攢宮內四方從梓宮有剩二尺用營造尺於殯殿則從古規攢室之制亦同靈座滿頂骨平牀東西長六尺南北廣三尺殯殿山陵同殯宮墓所亦同而漆則殯

殿唐朱紅殯宮常黑漆而椽頭餘不過三寸
勿為加造以殯殿殯宮排設者用於山陵墓
所卓牀内神座交椅東西長二尺南北廣一
尺五寸高用常制殯殿殯宮山陵墓所同仍
用山陵墓所亦同漆則殯殿倭朱紅殯宮真
黑漆魂帛函外長一尺八寸外廣一尺二寸
殯殿殯宮同漆同交椅祭牀四座長廣俱皆
五尺高用常制漆殯殿倭朱紅殯宮真黑漆
而仍用魂殿魂宮而山陵墓所則尺數同而
山陵則唐朱紅墓所則常黑漆而三年内用

四坐三年後只用二坐而二坐下户曹殯殿
殯宮香牀長二尺二寸廣一尺一寸仍用魂
殿魂宮漆輿祭牀同山陵墓所香牀長廣與
殯殿殯宮同漆輿山陵墓所祭牀同丁字閣
南北內廣二十尺二寸皆用營造尺前則壙
中用清酒醴酒今後則醴酒因舊清酒代用
玄酒而竝下教條列而寫名曰殿宮陵墓之
例作成一卷為二冊一則藏於史庫一則藏
於禮曹以憑後考 以上丁丑

成服

殿唐朱紅殯宮常黑漆而椽頭餘不過三寸
勿為加造以殯殿殯宮排設者用於山陵墓
所平牀内神座交椅東西長二尺南北廣一
尺五寸高用常制殯殿殯宮山陵墓所同仍
用山陵墓所亦同漆則殯殿倭朱紅殯宮眞
黑漆魂帛函外長一尺八寸外廣一尺二寸
殯殿殯宮同漆同交椅祭牀四座長廣俱皆
五尺高用常制漆殯殿倭朱紅殯宮眞黑漆
而仍用魂殿魂宮而山陵墓所則尺數同而
山陵則唐朱紅墓所則常黑漆而三年内用

四坐三年後只用二坐而二坐下戶曹殯殿殯宮香床長二尺二寸廣一尺一寸仍用魂殿魂宮漆輿祭床同山陵墓所香床長廣與殯殿殯宮同漆輿山陵墓所祭床同丁字閣南北內廣二十尺二寸皆用營造尺前則壙中用清酒醴酒今後則醴酒因舊清酒代用玄酒而與下數條列而寫名曰殿宮陵墓之例作成一卷為二冊一則藏於史庫一則藏於禮曹以憑後考以上丁丑

成服

議政金在魯曰禮莫大於正名而甲辰 國
恤時自 上散髮戊申孝章喪 大王大妃
殿服曾孫服 宣懿王后服孫服者全不成
名理雖以繼體爲重兄弟天倫其可變亂乎
殿下於 景廟 宣懿之喪服三年則是
矣直以兄弟之倫作父子之親則大不可也
戊申服制旣大誤今以適孫婦服磨鍊者實
爲釐正之得宜何可改也但今之服制亦有
所疑於古禮者禮曰有適子則無適孫家禮
適孫婦小功其姑在則否以此觀之當降小

功爲緦而 國朝已行之例無可考據此一
款宜有所講定矣 上曰問于未入侍大臣
及儒臣稟處○禮曹啓曰前府使朴彌傳以
爲伏念帝王家雖以繼體爲重至若服制一
款當以天倫爲重邦禮非但行之一時永爲
萬世之垂訓則在博古歸正之如何云大司
憲沈錥以爲伏念 大王大妃殿服制旣有
戊申已行之例則到今似不可異同伏願更
加博詢而處之云前司果尹鳳九以爲伏念
帝王家以統序爲重雖有繼體之義然祖孫

天倫也名實一定不可孫變爲曾則孫婦服
緦禮經昭著雖使臣循例獻議區區愚見豈
外於此而 清問之下不敢陳說云 傳曰
繼體雖重倫序亦不可紊稱嗣服衰禮固當
也而於服制名不可紊既稱孝嗣嗣王則戊
申服由於不細察既覺之後先後雖不同
國朝典禮既無可據者置之○傳曰 慈殿
於孝純雖服小功服而以姑在則否之文當
爲緦麻而禮曹問議草記未及量爲有置之
之教而今乃覺爲編輯時以此釐正

傳曰庚子喪禮復舊　聖意至哉大哉遵此戊申復服制視事則以翼善冠烏犀帶白袍燕服則以白笠白衣終朞年則朞功名雖差等服則一也今當葬後燕服以黑笠素衣終功月視事服純用吉服終涉不然且於戊戌服制不復舊之前葬前動駕時議大臣御淡服況體　聖意復舊服制之後尊予意則歷尊處又不可不常服者外服盡之前青鞓素玉帶以無揚衮袍為可故初欲問大臣於戊申則君臣皆朞服故置之更思之此非從下服

者不可不博詢以處令該曹問于大臣儒臣稟處○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爲臣之意見已縣陳於前席矣一自　先朝盡復古喪禮之後除壓尊及不得已處外　聖上之所自伸者則以素服終其月數如戊申已行之例亦未爲不可而但王家之禮異於士庶動作時服色又與燕居之服有別葬後視事服依　聖教權用青鞓素玉帶無揚黑圓領袍恐爲得宜前府使朴弼傳以爲伏念朞大功之服雖有差等至情所在終無間然則斷

自　宸衷義起行之參以情禮恐爲恰當云
傳曰領相所奏既是儒臣中獻議又若此
服色依下教舉行朝臣服色並仍前輦輿儀
仗仍舊服盡之前前後部鼓吹殿庭軒架並
去之戎服動駕時服色以無揚黑紗帖裏青
帶則仍用存笠飾玉鷺對青鞓玉帶之意只
去羽而諸臣戎服虎鬚仍用常時只除揷羽
以此亦載喪禮受教於朞服則戎服依戊申
例用黲袍黑笠黑帶百官服與公服同而內
侍則黑笠青衣事一體載錄○傳曰服色既

定而於展謁時則用吉服只去鼓吹者社展
拜時亦同而三月展拜時用服前講定服色
以黑圓領袍舉行○傳曰迎勅出宮時當以
黑圓領袍而入幕次更以袞龍袍迎勅回駕
而其於館所郊餞時俱以黑圓領袍舉行而
着暮服則當服黲袍以此分付儀曹○傳曰
服盡前服色雖用黑圓領與淺淡服有間城
内動駕諸臣服色宜仍舊而今番謁 陵時
隨駕者純用紅衣非復舊服制之意堂下官
依温幸時例用黑緑青衣虎鬚掖庭人黃草

笠虎鬚用綠青衣

傳曰編輯中雖只載殯宮内喪在先公除前進見服色而於殯殿内喪在先公除前若有壓尊之事則服色亦若此而勿論殯殿殯宮所尊處服盡後若有隨駕或迎送之節則以常服爲之事載於受教

傳曰三年之制外王朝自有王朝禮卿大夫士自有卿大夫士禮今番孝純懿昭服制心不無疑頃者編輯廳堂郎入侍時有下教者而俱有證禮故仍命懸註更以思之於 大王

大妃殿用姑在則否之文於予用有適子則
無適孫之文此雖載於儀禮及朱文公家禮
俱非謂邦禮且予於孝純服大功此比諸孝
章欲為差等而五禮儀則無懸註俱稱朞年
從邦禮乎從私禮乎且兩文於士庶其雖然
也於邦既封世子嬪既封王世孫雖姑在適
子在主鬯之名位既定此正夫子所謂必也
正名也國之所重名分也若此孝純將為衆
子婦懿昭當為衆孫所重終有欠至於孝純
服於公於私俱無可據禮予意則一從 英

廟朝所創五禮儀可也其令禮官更問于京
外大臣及儒臣稟處○傳曰以孝純懿昭服
制問議于大臣儒臣事下教而至於孚於孝
純服五禮儀子與婦俱以朞年載錄此我朝
典章初爲大功而復爲朞年即昔年已行之
事則今年捨此二例爲大功服心甚不然令
禮官一體問議○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
以爲臣於前冬孝純嬪宮喪初蒼黃入侍則
禮曹堂上先已入侍而禮官以爲　大殿
中宮殿服制儀禮則大功國制則朞年而戊

中旣只行朞制則似當降一等從古禮爲大
功　聖上下詢于臣臣亦以其言爲是遂定
以大功矣近伏聞　聖上於　筵中起疑於
與戊戌異同臣以當初與聞講定之人不勝
惶悚而亦恨無以古今禮意劈析仰陳者矣
謹按儀禮天子諸侯正統旁朞服圖曰天子
諸侯絶旁朞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朞不降而
於衆子絶而無服又曰兄弟俱作諸侯服不
杖朞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君者大功
此所謂尊同則不降也其下自高祖父高祖

母至玄孫玄孫婦雙行對書而子下書曰長子斬衰婦下書曰適大功孫下書曰適孫齊衰朞註之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下書曰小功此乃帝王服圖正是邦禮何可謂非邦禮也喪服篇適婦大功章疏曰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朞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也疏曰父母為適長三年今為適婦不降一等服朞者長子本為正體故加至三年婦只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盖古禮則其服如此而自

唐始加婦爲舅姑之服爲三年故舅姑爲適婦服亦加爲朞年其所謂適婦皆指長子服三年者之妻也若不服子三年則爲其婦亦服大功此非但私家之禮爲然實通于上下之禮也凡喪服於尊卑之親輕重各殊伯叔父母從叔父母從祖父母則於父母其服同而子婦從子婦從姪婦從孫婦則其婦之服每降於其夫一等戊申之喪 殿下既服朞則前冬之喪服大功者允合於古禮而亦不違於每降其夫一等之義矣惟經國大典

禮典五服條於子則不分長衆皆朞年而於
婦則分長衆爲朞大功夫禮之所以加隆於
長子者以傳重在焉故長婦之服從其夫而
亦加也安有子不分長衆而其婦反分長衆
之理此必其時纂大典者不深考禮意杜撰
而爲之耳今於國家喪禮一皆從古之日何
可於此獨守其謬誤而莫之釐正乎況大典
所載五服以其註觀之乃通行國中之禮非
必爲王朝之禮至於五禮儀 大行喪成服
制度外其他五服無所擧論而 英廟於

顯德王后在殯宮之喪服大功者已著於考
出之實錄且大典始於　光廟朝成於　成
廟朝今此五服在於大典而不在於五禮儀
則其非　英廟之改定朞年可知也　傳教
中一從　英廟所創五禮儀可也之　教恐
有所不然也至於懿昭喪服制其時禮官亦
以禮書持入稟决於　筵席而有適子者無
適孫孫婦亦如之者既是儀禮喪服傳文又
見於儀禮天子諸侯服圖亦不可謂非邦禮
也若以嫌於衆子婦衆孫爲疑則此又有大

不然者今此兩喪之有　至尊服制者正以
適統爲重也若衆子婦衆孫則初豈有服制
之可論乎昨冬服制既有古禮之可據而亦
合於降夫一等之義故人皆曰戊戌之追改
爲誤而今始得正矣今春服制既合於古禮
有適子則無適孫之文而又合於差降戊申
之義故亦咸無異辭矣臣意則以此載之喪
禮補編一洗前謬永埀後法恐爲得宜云判
中樞府事金若魯以爲領相獻議考據詳盡
辭意明白臣意亦同云矣　傳曰今覽領相

獻議心疑釋然而經國大典之爲五禮儀即
下教之時錯也更無問議者在外大臣儒臣
問議之命置之以此載於喪禮補編○領議
政金在魯劄子云臣於前議中猶有當下而
未盡下者或恐驟看者尚不能無疑玆敢略
有追論附陳于下伏乞
聖明俯賜觀覽仍
許補入前議而載錄焉　下端論懿昭服制
條亦不可謂非邦禮也下或者以爲如不服
適孫之服則反似無服臣請明其不然也天
子諸侯服圖曰天子諸侯絶旁朞尊同則不

降是以雖於女子之卑而嫁於國君則只降其出嫁而不廢其大功況於尊同之世孫乎又其圖云曾孫緦玄孫緦而旁註曰適曾孫朞適玄孫朞爲是正統相承之孫則雖於未承重之曾玄猶爲之服緦而況於孫乎以此觀之旁親之服非尊同則雖朞亦絶正統之服雖緦亦服可知也此下嘗承若以嫌於衆子婦云云答曰省劄具悉昨覽獻議詳而盡矣今覽卿劄無或過乎何以謂過昨日獻議中大不然以下之說卞釋下文已洞然復豈有或者之疑

而若與予決無是理然卿意則是令編輯廳一體載錄卿又詳爲予有一問而自默今何不諭大典中適子下若依古禮載三年之服則今於孝純服自當爲朞服有何起疑而問卿意欲從古禮則何不釐正於適子之爲朞服而只欲釐正於適子婦之爲大功乎噫庚子以後三年之制爍然一洗往牒幾百代之陋雖於朞功之制予之必欲一從古禮者即體昔年之　聖德也今若只釐正於大功此正捨本而取末也大典中適子服爲朞亦由

於喪禮不復古之前噫帝王家於尊三年之制既欠則況於下有三年服乎予意則先服三年服然後庚子復古之制尤爲燦然初欲下問而或恐張大不問卿之獻議中以令大功之制爲一洗前謬豈不快耶予意則以適子之爲朞年復三年之服然後眞箇爲一洗前謬矣昨欲下問而亦泯嘿卿劄起予心不可不諭卿須對爲御意亦若予當廣問而釐正矣○假注書李煒書啓臣敬奉 聖批傳諭于領議政金在魯處則以爲卽伏承 聖

批又以長子三年復古禮事有所　下詢意
甚盛也噫古禮既甚明正且於其下諸服並
爲通暢臣非不思而但人主一身擔荷至重
保護至愼上而於承統之服服三年外下而
於傳重之服何可又服三年以自取難言之
憂乎是以自古歷代未嘗有行之者我朝
列聖亦莫之行其意豈不徼且深哉此與滕
文公一聞孟子之言斷行三年於親喪者事
體迥然不同臣意則斷斷以爲重難矣　批
旨中豈不狹乎之　敎臣固受而自咎而适

滯之見終不敢贊成 聖教伏冀深有以
下諒也云敢啓 傳曰令覽史官回奏領相
以問者雖不爲非其難者亦意在而噫雖復
此禮戊申已遠於予有何追服而但其意則
欲復此制體庚子復三年之盛事也若此然
後朞功之制不期正而自正此亦必也正名
也而噫士庶雖爲四代奉祀猶服三年之服
況承統主鬯之冑予乎今問者予意深關係
重誰忍默爲不問則已既問之後劄批亦諭
何不廣問其令禮曹問議于在京大臣及在

外領府事儒臣左相入城後一體問議◯禮曹啓曰判中樞府事金若魯以爲適子三年之制載於儀禮禮意明正今 聖上欲復古禮修明服制者 聖意甚盛而第念邦家之禮異於士庶至重至難此歷代帝王所以未有行之我朝 列聖亦莫之行而庚子復古制之時不及於此是豈但無意而踈漏而然也上而承統下而傳重制服之義雖同邦禮之重迥有間焉朱子論喪服甚詳而無所講論於此者亦或有意歟關係重之 教誠爲

至當關係甚重之三年喪制今遽斷定實為
重難不敢贊成惟願 博詢而處之云右議
政李天輔以為適子三年服載在古禮人君
宗統之重比諸大夫士之傳重不啻尤重則
聖人制禮之意若無上下之異而三代以後
未有人君行此制至於我朝 列聖承繼儀
文大備而猶不行此制者無或以人君付托
之至大擔荷之至重在於一身故上而承統
之外有難加之以三年之服時王之禮定為
朞年者蓋以此歟伏願 聖上廣加詢議而

處之云前司果尹鳳九以為爲長子三年周
公著之於經朱子脤之於身此通上下亘古
今之經法也而時王之制無論長衆一例脤
朞當時纂輯諸臣之意或有所以而有不能
究知者矣今　聖上慨然有意於追復古禮
意甚盛也然禮者天理之節文意義謹嚴條
理精細是以經文不盡言者傳言之傳之所
不盡者註疏又詳之後之論禮者必上下參
究毫分縷析而經變綜錯之間猶患有失況
帝王家典禮尤難輕議者乎今必欲釐改則

使知禮諸臣且就經傳及先賢諸說考究看
詳以爲盡善盡美之圖焉云矣敢啓○七月
二十四日傳重服制講定 綸音噫喪與服
雖有輕重大小之分由於情出於禮一也噫
予日益衰耗日甚一日本昧之禮文有何更
張且雖復古制吁嗟戊申年歲已遠今何追
服而但今者問議者所重在焉一則庚子之
後方喪之制大備于今又復禮經所載長子
三年之服則其可爲復三代之舊制述昔年
之 聖德也一則禮經所謂爲長子服三年

者乃所以傳重也所重何即　列祖也寔曰
輕也滕文公之事大臣獻議中雖曰比今輕
重迥異予意則非爲子也所重在　列祖則
亦豈云迥異哉噫惜一朞之加服墜三代之
舊典則輕重果如何三年之喪三年之服若
衣之於裳也我朝喪制本自燦然方喪又大
備而此一節猶不備此無異於有衣而無裳
也且戊戌之追行朞服予意則此亦復舊制
之一機也禮文既如此戊戌朞服其亦自然
合禮今復三年之制則禮文從此圓圍復先

王之舊制述　聖考之盛德在此一舉今予不為更待何時噫戰國後漢唐以來滕文宋孝外三年喪莫之行也嗚呼三年之喪即天下之通喪而猶不能行則孰知傳重之重而為長子服三年之衰予方當衰耗且修喪例欲復古禮以垂後世也領相獻議中其持難者亦已諒矣噫諸臣雖為君予則重傳重也惜古典也且若此然後日後雖或有長衆之分可無掣肘之弊矣噫予之所執者其重莫大欲復者聖人之禮經也雖質諸聖賢庶可

謂無疑豈區區於持難乎大臣儒臣獻議中咸曰經法亦不以學問爲非惜乎無一人協贊也及今不釐則禮經之制因此而不明傳重之義莫伸於後世可勝歎哉或曰爲人君而服朞其亦爲重也奚曰莫伸云則此不然也既不稱禮又何伸也其令儀曾即復爲長子三年之服至於長子婦服則古禮於舅於姑服朞制故從而爲大功而自唐以後爲舅姑服三年之喪故長子婦之服亦爲朞年今當從此令編輯纂載於喪禮補編視事燕居

服今復三年之服故一通差等書下分付儀
曹亦載補編◯視事燕居服參酌定式三年
傳重之服依戊申講定公除前視事服則白
布裹翼善冠白布裹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
靴燕居服則白布裹笠白布衣生布帶白皮
靴公除後視事服則翼善冠烏犀帶白布圓
領白皮靴燕居服則黑布裹笠白布衣白布
帶白皮靴朞年之服公除前視事服則白布
裹翼善冠白布裹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靴
燕居服則白布裹笠白布衣生布帶白皮靴

不杖朞翼善冠烏犀帶黑布裹笠公除後視事服則翼善冠

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靴燕居服則黑布裹

笠白布衣白布帶白皮靴不杖朞則視事服黲袍烟鹿皮靴燕居服同大小功公除前視事服則翼善冠烏犀

帶黲袍烟鹿皮靴燕居服則黑布裹笠白布

衣白布帶白皮靴公除後視事服則翼善冠

青鞓素玉帶黑圓領袍黑皮靴燕居服與公

除前同同日書下○領議政金在魯劄子夫為子

服三年即儀禮經文而第其當服不當服有

許多般數故私家則雖遭長子喪而應服三

年者絶罕矣 聖上之意以為註䟽說 先
朝曾所不用帝王家主鬯承統者皆當為正
適 聖教超越固可謂簡直通暢而尚於其
間有種種難便就以明白易見者言之前代
固有累喪太子者若皆為之三年則為子服
斬當不止於一番而已或至再服三服者有
之亦或有子未下殤而父服斬者夫斬衰者
服之最凶而最重者也為子服斬一猶重難
況於再三乎況於人主一身奉宗社莅萬幾
至重而至慎者乎傳所謂不貳斬者似若為

此準備而周公制禮之本意亦恐不如此也
宋孝宗始行三年之喪賢主也而於莊文太子
之喪只服朞而未聞其時朱子有請行三年
之議也 皇明太祖皇帝服懿文太子亦朞
年而 憲宗皇帝則以太子年未三歲喪禮
皆從簡素服七日而除 世宗皇帝則以莊
敬太子薨於殤年 教以天子絕朞朕服非
禮不從禮官之請只輟朝十日止令百官成
服 兩皇帝之不念名體之重處以殤禮有
未敢曉至我 國家 世祖 明宗 仁祖

朝皆只服朞且國制爲子不分長衆並朞年
者寔與 皇朝會典同而其意深遠其在遵
先之道從周之義俱不可遽然變改也况一
切行此禮則有違於不貳斬之傳文而未必
合於周公制禮之本意者如上所陳臣之淺
見斷斷以爲難行也伏願 聖明勿以成命
之已降而難於復改更加十分商度於 聖
心而處之爲且孝純嬪服制有改定朞年之
命長子服既定三年則適婦服之從而爲
朞宜矣然臣方以大者仰請勿改如蒙 俞

音則自當並收無容更論而第於 聖教中
令不可追服只除服依此舉行之 教竊恐
禮意不然蓋朞與大功衰制不同升縷各異
若以大功所制之服仍服十二月則是殆禮
所謂衰不當物也其可乎哉凡服皆以始制
為斷乃先儒之說今此孝純之服既成以大
功而又將盡矣 聖上之當初下詢也有曰
予非欲追加服也只欲釐正其禮以垂後也
臣意則三年之制既不追行已成將盡之服
依初節目除於來朔恐未為不可也 答曰

今予復三年之服者意非爲長子者雖二三並服之意也下教中日後雖有長衆之分可無掣肘云者政謂此也此雖心常有在故因此而論自合於卿劉中傳所謂不貳之文矣祭服事今日復古禮之後其所追服噫有孝純予雖衰矣何惜尚方數尺之布苟着大功幾盡之衣而所愼重者已成服之後更造祭服劉語誠是曾於戊戌亦有追製以入之事令尚方一依舊例製進爲 以上壬申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壬申秋奉朝賀金在

魯陳劉論爲長子三年服制曰前代固有累喪太子者若皆爲之三年則爲子服斬當不止於一番而已爲子服斬一猶重難況於再三乎傳所謂不貳斬者似若爲此准備而周公制禮之本意亦恐不如此也其時　答教曰今予復三年之服者意非爲長子雖二三並服之意也下教中日後雖有長衆之分可無掣肘云者政謂此也此雖心常有在故因此而論自合於鄉劉中傳所謂不貳之文矣今於服制條當以相劉及　答教之意載於

為長子三年服制之中而此是大典禮故不
敢擅便敢此仰稟 上曰卿言是矣懸註可
也戊寅

傳曰服制既復舊之後三年之服二十七月而
禫杖朞之服十五月而禫祥與禫之間大喪
則祥後服黲袍禫日服玄袍此二喪則祥禫
用何袍二喪之中亦有差等否今番補編當
載錄令該曹即問于在京大臣稟處○禮曹
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為為長子三年之喪
名體至重祥禫間服色似與大喪無間杖朞

之喪雖若有差等只是月數有殺祥後禫間服色則似亦不必異別云判中樞府事金若會以為與領議政議同云矣　傳曰依議修正儀註令編輯廳載錄

傳曰今番服制復古後儀註不可不釐正大殿為長子斬衰三年為長子婦齊衰朞年中殿為長子齊衰三年為長子婦齊衰朞年若內喪在先則大殿與世子宮杖朞服制儀節並百官士庶服制儀節令禮曹參考禮文成儀註啓下後送于編輯廳事分付

傳曰小喪練祭儀附註各殿釋服時自內臨魂宮以衰服先哭後釋服設行恭禮他倣此小外

喪承史入侍朝臣入參之節見下懿昭世孫喪受教○以上壬申

傳曰頃者猶有不諭者所謂公除即諸臣之服制也有服制宐限故諸臣以此行公國君豈有服制而以國為公故有公除之名噫三年之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而其無公除萬機叢脞故莫重三年亦有此名杖朞之服君與臣一也其君以具禫之朞公除後因山前仍着白翼善冠則諸臣具禫之朞服制後服

吉赴公亦將曰無禮於君則以國為公而為公除於臣則壓於其君而為服制究其本皆以國為重也而國君之公除後視事服與朝臣異其無壓尊而然也雖不知禮文之精微此則皎然明甚也且壓尊之義須已諭若辛亥六月後則雖諸臣服盡之後進見時則用淺淡服公除之後其君着翼善冠烏犀帶坐法殿而諸臣以白帽白帶進見非徒事體之不然臣子一也而此朞制反勝於父在之心喪也公除後諸臣進見時帽帶從上事分付

大殿所屬及扈輦隊動駕時亦從此例事分
付貞聖王后國恤公除後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頃者祭服所着已
以草履磨鍊而外議皆以草履爲常着菅屨
䟽屨俱載禮書 大明集禮圖制亦分明今
若使尚方依樣造出則可合古制云故敢達
而集禮圖式亦爲持入矣仍爲奉上 上下
覽後 下教曰注書持此冊子往示時原任
大臣收議以來可也〇領中樞府事金在魯
以爲菅屨䟽屨圖形非但在於 大明集禮

今之喪禮備要所圖亦與集禮同而古制既
難的考不得不以俗用喪屨代用耳儀禮喪
服圖式既不圖屨制喪禮備要成服之具屨
之制度亦不明言　至尊所御之屨今若令
尚方做圖講究而別造則可以造成而但恐
百官之屨有倉卒難齊參差不一之患舊圖
只有菅屨疏屨而不杖麻屨以下無圖抑百
官則因前無改耶惟望博考審處判中樞府
事俞拓基以爲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之制俱
載古今禮典如可做而製造或似彷彿而第

須先識菅與蒯之爲何草然後方可議其制
樣且見五禮儀喪制條註菅屨䟽屨並代用
白綿布鞋豈亦以表經雖用古制而菅蒯不
可詳故代用白綿布耶與其不知爲何草代
以藁麻而只倣不可詳之制樣改造他屨恐
不如遵用古今所行且依朱子說率任所着
之制一用見方所用之爲不害於義伏惟
上裁判中樞府事李宗城以爲今此俯詢固
出於遵禮復古之 盛意謹按朱子答周叔
謹書曰菅屨䟽屨今不可考略以輕重推之

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屨可也麻鞋今卒
伍所着者喪屨之制在朱子之時尚云不可
考今以圖說所畫者依據而成之其能合於
禮制有不可知所謂菅與蒯亦不知爲何草
勢將以無亶用類之義以藁草代之以代菅
蒯之藁成不可考之據斷然行之已非愼重
之意而見今上下通用者政是朱子所謂卒
伍所着亦自有據且是　列朝已行着有其
擧之莫敢廢也即禮也區區愚見仍舊恐當
領議政李天輔以爲斬衰菅屨齊衰䟽屨之

制俱載古今禮書且有圖式其制度則可以
考見而第所謂菅與蒯未知為何草今若以
圖說所出者依據為之則不可不以藁草代
之菅屨之必用菅疏屨之必用蒯皆有其義
則代以他草而只取其名恐甚苟簡惟在博
詢而處之左議政金尚魯以為斬衰之用菅
屨齊衰之用疏屨見于公私禮書而二屨圖
形不但載於 大明集禮家禮及喪禮備要
亦以圖載爲今於 至尊所御之屨欲倣此
圖而造成則自可行之但疏屨之藨與蒯東

俗不知為何草故無論斬齊自古以藁代之
者此也屨制雖可倣用集禮造屨之草則似
未可倉卒考辨惟此一事恐或難處至於百
官所着屨制亦不可異同伏望博詢而審裁
焉右議政申晚以為斬衰之菅屨齊衰之疏
屨不但 大明集禮圖解之詳備家禮所在
亦同於集禮而喪禮備要則盖因家禮而圖
解皆同也諸書圖形如是明的今若倣其制
樣而造成則似合於禮意矣勿論斬衰齊衰
菲蒯雖殊屨之制度則同不杖朞服之麻屨

其制似必無異既曰不可不依古禮改之則麻屨亦為一體改之恐似得宜 傳曰朱子之意亦然從俗可也

傳曰自內五服中腰首絰皆依禮文載錄而只用於三年之制事亦載補編

副司直鄭斡上書曰臣謹按儀禮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不杖朞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輕沒其屨蒲蓋菅疏麻繩隨服漸殺衰固不可無屨屨亦不可錯亂其等殺明矣是以庚子甲辰兩年儀註皆用菅屨上

下服俱是斬衰故也庚戌則 上服為齊衰
三年宗親文武百官之服為不杖朞 上服
宜用踈屨下服宜用麻屨而宗親文武百官
同用踈屨實欠别白也今年臣服與庚戌同
是不杖朞宜用 屨而儀曹行會宗親文武
百官衰服而沒屨鞴代以白皮靴白皮靴者
即公服所着也庚戌踈屨雖混同 上下服
而猶歸從厚之義今為 二聖母服朞何等
重制而沒其屨鞴與緦小功無異固已未安
而上襲衰絰下着公服之皮靴亦豈非斑駁

之甚乎昔宋寧宗時有司誤用漆紗淺黃之
服朱子請因啓殯發引變制之節復用初喪
之服追改既往之失寧宗詔從之此實改正
謬制之一證也伏乞 邸下諸臣此章上稟
大朝下 詢大臣及儒臣如或有槪而僉
同及今發引之日去皮靴着麻屨則方喪之
制粹然一歸於正無因循苟且之弊矣云云
答曰書辭令該曹稟處○傳曰以䟽覆事
頃者禮官稟請大臣亦有奏而命置之今聞
前承旨鄭榦上書云雖微節喪制法古之後

不可不備依請舉行事分付儀曹亦載補編

○傳曰嘗屢與祭履無異凡行祭時入侍一依祭履舉行事分付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内喪在先變服一節臣有所懷敢達内喪在後在先自上服制則三年朞年固自迥別而在羣下則同是從服齊衰朞年豈有異同而生布變制之有公除卒哭之別者殊無意義惟進見則必從上服自當不同矣進見服外一體磨鍊何如　上曰諸臣服制之不當異同云者誠是矣依所

達磨鍊可也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大喪百官公服燕居服成服時用生布練時用白布此則禮之當然者也內喪則以練祭釋服之故練祭變服之禮移之於卒哭然卒哭後衰服亦無變制之節則公服燕居服之變制果何當也臣謂宜以成服時所制生布至練而除至於內喪在先公除後變服則出於次次等殺之義而全無所據亦當一如此制矣但內喪練後臣服雖釋而上服未盡則進見之際用淺淡服

烏紗帽黑角帶内喪在先公除後臣服雖未
變而　殿下視事服燕居服既用翼善冠黑
笠則進見時亦當用淺淡服之制此乃從上
服之意也卒哭後公除後百官變服之節一
併掃去並至十三月而釋服恐爲得宜　上
呼寫傳敎曰凡事必也正名必也正本于今
編輯更何有掣肘參差三年之制因山前後
服色庚子甲辰已有定禮而至於朞制頃者
李基敬書陳大意則是今番編輯時其宜釐
正至於公除只酬應公務而已君臣成服後

布帽布袍布裹帶卒哭後黑帽白袍黑帶燕
居服布笠布袍布帶十一月練後白笠白袍
白帶十三月後用舊例着無禫朞服則諸臣
無服惟於君服成服後翼善冠白袍烏犀帶
燕居黑笠白袍白帶長子三年服視事服與
杖朞同燕居服布笠布袍布帶練後黑笠白
衣白帶至祥而止此服諸臣亦有朞制服色
一依朞年制舉行事載於補編以此遍示于
時原任大臣
傳曰今因屢制下問乃知堂上官尚用青軺云

三年之制去金玉圈碁制不去而至於貂帽
則三年之制與碁制無異似以爲貂帽與青
鞊一也既着貂帽何去青鞊云而此則不然
自今釐正鞍韉並去華飾以嚴服制事分付
載於補編而去華飾下懸註曰華飾即錄入
綠青鞊也事一體分付以上丁丑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補編服制條臣自爲
出草而以其頭項甚多故每一條註必三四
行覽者難於領會該曹成出儀註之際亦必
易於做錯臣欲於題目下註以此條節目甚

繁故 筵禀後只錄大喪儀註而內喪小喪儀制之同異俱見於圖說及諸具可以依大喪例出儀註云云而大小服制及變制之節欲詳著於圖說及諸具敢達 上曰依為之

傳曰內需司官員以下所屬服制一從百官及吏隸四宮則宮任從內需司而奴婢終三年著在先內喪則從朞服小喪則只當宮終三年

傳曰大喪百官受衰官給自備限節一依庚子例為之朞服及追服之人亦倣此例至於殿

宮陵墓官員及内侍追服者事體異焉勿拘
其限官給以上戊寅
傳曰令番因山時隨駕也先陵宜有望拜
之禮而今日大臣入侍時上下以難便酬酢
矣更以思之辛丑年 皇兄謁 陵時予亦
隨駕奉審時同奉一岡故以衰服一體隨後
奉審以此推之令番比諸庚子雖有異同岡
之内其著奉審外先内先何拘輕重以一事
言之喪制王公匹庶一也其著同葬爲子弟
者拘於輕重不爲臨壙乎其臨壙也衰服之

外何服爲或者曰今番與庚子有異既非同
岡衰服奉審不然云則此已有可據之例昔
年 仁穆王后國恤在於 大王國恤之後
而岡亦如今 聖祖三年內展謁 山陵時
先陵奉審與否當在實錄今春秋館堂郎即
爲考出實錄亦有近例庚戌 宣懿王后國
恤因山後展謁 山陵時 大王陵在於一
岡之上其時奉審與否應亦載爭日記承旨
亦爲詳考一體入侍以奏而若有前例必也
行矣雖然此則 因山之後 先陵展謁想

必以視事服與令不同入侍儒臣上下畨既
承下教若無奉審之節紅箭門内衰服展謁
雖不敢望　陵不拜為人子之道乎寧意則
紅箭門外望　陵而拜禮不可闕以此即為
問議于時原任大臣入侍以奏○領中樞府
事金在魯以為以私家之禮言之無論父母
喪先後同在一岡則元無易服之規似不必
有所壓屈以衰服望拜登審恐未為不可矣
判中樞府事俞拓基以為臣素昧禮且此
因山時　大駕隨臨又是　國朝未暇行之

禮則展謁 先陵時服色有不敢臆對而第以私家言之祔祭時喪人之凶服入廟先賢之所嘗許後喪祔葬時以衰服省先葬又是通行之禮今此 聖教恐爲合宜判中樞府事李宗城以爲竊伏惟念禮無明文而事有必行則不得不緣情而爲之矣雖以私家言之墟墓與哀之地有異祠廟衰服展省亦先儒之所許 王朝典禮固不敢比論於委巷之所行歷屢之義恐不可膠守而無變 聖諭所及誠爲允當領議政李天輔以爲 因

山隨駕時展拜　先陵一節苟有可據之禮
則其在天理人情有不可闕者而所難便者
服色而已　仁穆王后國恤時　聖祖展謁
必在　因山之後則不待考出實錄易服之
節與庚戌年　殿下展謁　懿陵時恐無異
同而辛丑年　景廟謁　陵時一例奉審服
色無可以別之蓋其易服之節惟在　因山
前後　王家疑禮或以私家所行先輩之論
爲參考而私家喪服則毋論葬前葬後衰絰
外別有所着之服隨時易着無所掣碍故禮

家講究無因而及此者　俯詢之下無以援
據仰對而至於紅箭門外望拜則異於　展
謁又異於奉審祭以情禮似無不可爲者而
便是義起臣不敢臆對更加慱詢而處之爲
左議政金尚魯以爲　舊陵之衰服拜審乃
是無於禮之禮也今朝入侍時　俯詢之下
以臣謏蒙不敢倉卒臆對只以揆諸情禮闕
之雖難而服色果亦難便之意仰達而退矣
乃者　聖教中所引辛丑事誠爲可據之例
蓋以事體則先後輕重雖似與庚子有異而

以情禮則今此 山陵既祔 舊陵毋論同
岡別岡其爲一陵同也衰服奉審曾有辛丑
已行之禮則今番之引此爲例恐未知爲未
安至於望拜亦謁 陵也紅箭門外既已衰
服展拜則門之內外無甚異同上 陵不上
陵亦不必大以爲拘也然 王朝之禮至
爲重大惟在 聖上愽採而裁處焉右議政
申晩以爲 因山隨駕時展拜 先陵一節
朝者入侍伏承 下詢而臣於禮說素所昧
昧不敢妄有援論只以服色之難便仰對而

退矣第伏念 因山之前衰服外無他服色
則以衰服展拜 先陵實無明白可據之例
而但今此 山陵毋論同岡與異岡即是同
祔於 舊陵而 殿下既已躬親隨駕則其
追慕永感之痛當有倍於平日一番展拜實
是 孝思之不可已者且辛丑已行之禮亦
可以傍照於此紅箭門外望拜一依 下教
爲之庶或近於緣情之禮矣然莫重邦禮臣
不敢倉卒臆對惟在博詢而裁處焉 傳曰
政院日記禮曹謄錄已有可據時原任大臣

獻議亦然今番因山日隨駕時到陵所以
衰服紅箭門內先行謁陵禮決諳假丁字
閣行哭拜之禮先奉審于欑宮後上陵
奉審下玄宮後回駕時當兼行哭四拜辭
陵禮令儀曹依此舉行此乃新禮以此載
於補編而展謁若或在於因山後則以視事
服依古例紅箭門內兼行哭四拜謁陵禮
後上陵奉審仍為行祭於舊丁字閣更以
衰服行祭於假丁字閣而辭陵時則更以
視事服兼行哭四拜而若內喪在先則到

陵所以衰服紅箭門內亦依古例無行哭四
拜謁 陵禮後先爲奉審行祭於假丁字閣
以視事服行祭於舊丁字閣後更以衰服紅
箭門內無行哭四拜辭 陵禮事一體載於
補編
傳曰噫國恤綢疊豈若今年乎明年四月元良
心制之後諸臣淺淡服進見其無異同而至
於內外侍人服色從上乎從元良乎與壬午
有問令禮官問于時原任大臣登對時輿慶
○領中樞府事金在魯以爲 下詢明年四

月東宮心制後内外侍人服色此與壬午有
異内外侍人方持　孝昭殿三年之制亦無
壓屈之義則從　上服恐宜矣判中樞府事
李宗城左議政金尚魯右議政申晩議皆與
領府事議同　傳曰明年徽寧殿禫後内外
侍人服色一依金領府事獻議施行 以上丁丑
傳曰十五月爲禫之時則本殿中宮内人及世
子嬪宮中官内人從心制之服餘皆從上服
服吉而著今則　孝昭殿三年之制未畢各
殿中官内人並從上服以衰服終三年著奉

慈殿則本殿中官内人亦從上服懸註而内人之大袖長裙即内官之衰服也内官出入既着帽帶則内人出入只着衰服於禮不然莫重祭服常服而行亦涉褻慢今後則祭外勿着事載於補編 戊寅

傳曰既有前例 大王大妃殿輦輿及傘朞前進黑大殿輦輿及傘襌前用黑襌後復吉世子嬪輦輿及傘襌前用白襌後用黑若有謁陵之事大殿黑布笠黑布帶白布帖裹侍衛百官從上服祥後襌前笠帶則同帖裹則

用淺淡百官亦然而世子或有隨駕之事則
禫前禫後翼善冠布袍一從儀註春坊桂坊
官員及凡隨於元良者服色一從世子服事
分付儀曹
傳曰諸臣及春桂坊官員祥後禫前與大殿入
侍無異而禫後大殿入侍從吉世子宮入對
淺淡服事分付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凡祀典係是吉禮
則雖當 國恤時孝章懿昭廟行祀祭官服
色似當有參酌之道而無可據之文何以為

之 上曰豈有變服之事以白布團領行祀可也又所啓自 上服盡前 宗社殿宮親祭與 展謁行禮時服色當自如而出還宮時服色不可不講定故取考謄錄則戊申春服中 太廟展謁及親祭出還宮時自 上翼善冠黑團領袍玉帶百官黑團領品帶鼓吹去之矣今番則何以爲之 上曰一依前例舉行可也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臣日昨以 宗社殿宮親祭時及 展謁時服色事有所仰達

矣 大駕出還宮時服色則一依戊申年朞
服時例自 上御黑團領袍百官以黑團領
品帶事已爲出舉条矣戊申前例雖如此自
上旣御黑圓領袍則百官黑團領品帶之
自如殊無從上服之義百官則無紋黑團領
去胷背進參似爲得宜矣右議政申晩曰自
上旣御無揚黑圓領袍則百官似當以無
紋黑團領去胷背以存從 上服之義爲宜
矣 上曰此有不然者三年之內若有祈雨
之擧則百官皆以常時吉服參之則於大享

親祭時服色豈有間焉依前磨鍊擧行可也
三月初八日　毓祥宮展拜擧動時　傳曰
服色以今日視事服擧行百官亦以烏帽角
帶白袍隨駕
傳曰朝臣吉服隨駕時網巾之緣一依常時事
分付以上六條貞聖王后國恤時
傳曰挾輦前排大喪外齊衰三年則練前白巾
白衣練後黑巾淺淡服去華色旗則從蛟龍
旗信箭旗表五營仍前朞年喪以下如常事
載於補編

傳曰練祀後繖扇及日傘仍白其餘雲實劒依
常纓帶青此後雖大喪三年之制勿裹只纓
帶用青擔筒箇亦同儀仗三年內青紅蓋及
鳳雀扇用素其餘勿裹事定式載於補編
傳曰練祀後祭官服色　懿惠兩陵及　宮園
廟墓一從徽寧殿事分付若大喪三年之制
則宜從三年載於補編孝昭殿練祭後○以上戊寅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今八月二十一日
所下　傳教中三年內諸臣服盡之後進見
時淺淡服着有大科唱榜則從吉乎從淺淡

乎若從吉則於賜花何決涉不然令儀曹詳考謄錄登對以奏事　傳教矣取考謄錄則戊辰年　莊烈王后國恤三年內當庚午式年諸科放榜則其時亦以朝臣服盡而進見時淺淡服之故吉服賜花當否收議大臣依　仁穆王后國恤練祭後式年科放榜時例行禮吉服新恩賜花之節無異常時矣　祖宗朝已行之禮既如是明白則固當仍以爲例而於今喪禮復古之日似不無隨變之道問議于諸大臣稟處何如　傳曰明年二月

後若有唱榜則服色從吉從淡與否令該曹
考奏矣頃者以領府事獻議觀之意謂淺淡
服令聞禮判所奏二去庚午年議大臣以吉
服行禮云故例雖若此予意諸臣進見既以
淡服則名雖權停禮無異進見況庚子以後
三年之制復舊之後其君方在衰麻之中而
諸臣以吉服行禮於法殿其君服衰若常年
而賜花賜酒於殿庭決不然矣以淺淡行禮
誠爲得宜以此問議于時原任大臣登對以
稟○禮曹啓曰領中樞府事金在魯以爲

下詢寧臣曾參 先朝壬午監試適當辛巳
國恤朞年之內而以自 上三十日已服
盡之故唱榜時大庭服青袍 闕內淺淡服
闕外白袍凡三次變服尚能明記恒知
國恤中唱榜服色一從進見之服茲於前議
略論及此而二去庚午前例全未聞知矣今
始取考禮曹謄錄則其時相臣只憑無文籍
傳聞之 仁祖癸酉前例謬爲獻議有此定
奪猝變平日進見之服着固已未安而今則
喪制復古禮節尤嚴其不當更援未復古前

舊例也明矣凡唱榜時雖不親臨一用親臨
之例則　君上方服衰麻而臣下於　御前
服吉戴花無異平常於禮於理近乎否乎今
年二月　國恤時禮曹磨鍊儀註朞年内諸
臣進見服烏紗帽黑角帶白袍與辛巳判異
者以喪禮之復古故也朞制猶然況三年之
内乎　聖教論斷至爲明白允當臣無容别
議判中樞府事李宗城以爲大庭權停之禮
便同進見則新恩之服色宜無異同於朝臣
喪制復古之後儀文益備則戴花之前事正

好釐正於今日 聖教之下臣無容贅議左
議政金尚魯以爲内喪練後大小科唱榜儀
節雖有庚午前例而喪禮復古之後凡百儀
文視昔頓異權停之禮亦與親臨同則朝臣
進見服色用淺淡而獨於唱榜用常服以至
賜花賜酒一如平時揆之禮意大爲未安今
此 聖教誠甚允當謏蒙如臣無容獻愚右
議政申晩以爲今觀諸大臣獻議其所論列
極其詳備以臣謏見無容贅陳云矣 傳曰
今聞諸大臣獻議與予意同噫喪制朞制復

舊之後其宜修擧禮文而大小科唱榜時皆從其時進見服色若庚子之歲則當布帽布袍若今年則諸臣服盡之前當布帽布袍諸臣服盡之後當烏帽淺淡服若辛巳戊申則君臣服盡之前當烏帽淺淡服若壬申則於諸臣雖無服其君服盡之前亦從進見服烏帽淺淡服而新恩服色勿論淺淡布袍唱榜時一從其服而去華盖賜酒生進則勿論淺淡布袍一從其色巾則一從其色用軟巾帶則布袍用布帶淡袍用黑布帶只去襴衫條

帶亦去賜酒事載於補編 丁丑

朝夕哭奠及上食 附朝晡哭及薦新

傳曰五禮儀中既稱朝夕哭及奠上食云此三件文也而泛看以朝夕奠之哭過葬後並與哭而除之若此哭字置書於奠字之上而亦非朱文公喪禮中卒哭後有朝夕哭而已之文及小祥後止朝夕哭之意也今補編中朝夕哭儀一例載錄喪禮復古之後魂殿魂宮卒哭後小祥前還除其哭其無意義此後依禮文行之○葬前曉鼓起寢時仍行朝哭人

定時入寢仍行夕哭（內例烽火時先有夕哭而此疊行也今後去之）

葬後朝哭行昧爽夕哭行初昏（若値大祭及朔望祭則于祭前隨時先行）小祥後上（及朝夕哭時只行哭無拜禮）朝哭後奉魂帛就靈座夕哭前奉魂帛入靈寢

傳曰五禮儀中襄後始設朝夕奠上食之文及儀並去之自成殯後設行

傳曰自庚子 國恤入直人行朝晡哭戊申春桂坊官員請又行朝夕上食若此故今番又用此例比諸庚子四時哭矣今乃覺過此後殯殿殯宮只行朝晡哭而於殯宮內喪無此

例令編輯廳依此載錄

傳曰今因殯宮薦新奩正覽之莫重薦新雖不緊不敢減而此外不緊者宜減早藿水芹半乾雉生蛤絡蹄雀舌生訥魚烏賊魚鮒魚生鴈山葡萄獮猴桃瓜魚天鵝秀魚生兜等於殯魂殿殯魂宮除減事分付禮曹 以上壬申

傳曰今番 孝昭殿薦新一遵庚子年例依禮曹分排舉行今乃覺焉凡薦新一從常時進御者封進而應薦新外加薦者若是夥然其中亦有不緊名目而至於柚子既有本薦新

而欲為進定卜定海島海州青魚即二月令
而亦進定於嶺南此亦民弊從今定制自徽
寧殿二月令紫蟹六月令兒雉八月令小川
魚十二月令鵪鶉外勿為封進雖已自禮曹
分排分付而其啓下者勿施一依此例舉行
事即為分付亦載補編
傳曰今番奉 遺教祭享中除不緊名色欽仰
慈德之至矣而因此有心常不然者殯魂
殿上食即象生時例為之也而一食豈有二
飯有內外上食故設水剌二器揷匙點茶者

即内水剌故外水剌預差陳設而已其涉文具亦爲浮費自徽寧殿始司饔寺水剌米付諸水剌間用於上食本寺加封者減之山陵則依前進排而自内則以所捧肉膳只設饌品事載於補編

傳曰内上食饌物無過九器外上食饌物依此擧行事有 教而坤殿殯殿外上食減而存者十三器也何敢下於此仰體 慈意元件記中減下一以存事體一以體 慈意亦依此擧行而上食器數此後一從坤殿殯殿器

數定式擧行亦載補編 以上丁丑

朔望奠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五禮儀及補編朔望奠通禮導殿下啓請行禮無內外喪之別矣今聞禮判入侍內喪則以內侍爲之事 下敎云今此編輯時凡殯殿行禮儀註通禮下以內喪則內侍懸註乎敢達 上曰自內則通禮不得入故內侍爲之矣 戊寅

進香

傳曰凡致祭名以漢果者浮費則多而於祭物

甚爲不精故意欲減之今番並減至於 慈殿致奠不敢任意闕焉稟于 慈聖則下教曰予意常欲減之故書置下教非徒自內之果宗親勲府私進香之時所謂龍紋龜紋之果外餙其來甚爲不精因此一併減之爲教大哉 慈教常欲減之況承此 教乎此後凡祭名以漢果者並減戊戌年盟府進香其時予雖不知宗府進香爲之予知矣禮在情宜務精不務多且浮文乎自今爲始宗勲兩府進香並減漢果代以藥果中桂而人參

正果之屬亦為減除器不過數十事永為定式舉行○傳曰今番除漢果乃承　慈教即我　慈聖體昔年　儉德之至意此後國中進香永除漢果以揚　聖德以上壬申

傳曰　慈殿遺教中宗親府勳府官進香外進香時勿為龍紋龜紋果人蔘正果之屬餅屬亦勿過多器皿一依官進香例舉行事有教至哉盛哉此　遺教庚子後書留者而此則承　慈教者久矣予亦心常非之故龍紋龜紋果人蔘正果其後稟子　慈聖已為下

教令當依此遵行而餅屬勿爲過多之 教器皿從官進香之 教令奉 遺教而乃知節約之 慈意若是勤懇令宗親府勳府依此舉行自内茶禮甑餅之屬無過二器務精不務多事有 教甑餅之器多高廣之過中宗親府勳府進香亦體 慈教無過二器高廣皆減 慈殿殯殿若此況坤殿殯殿乎亦依此例舉行而以此載於補編受教中一以揄揚 慈德一以垂法後代 丁丑

治葬

傳曰治葬諸具條至於金井機退壙石灰一依梓宮梓室長廣濶狹隨時爲之不必預定其餘圓徑曲墻石物制度石物排置間尺數丁字閣碑閣尺數瘞坎齋厨齋房明器櫃函欑宮制度一切從小載錄儀仗一從鹵簿數爲之事定式腰彩轝數從略載錄大小轝亦從梓宮梓室長廣濶狹爲之明器樂器服玩大喪從大喪小喪從小喪而昨冬今春特命减除者勿論大小喪編輯時勿錄挽章大喪內外喪依前例同而小喪外喪從戊申內喪從

戊戌表石大小喪皆有而同陵同墓處合一各陵各墓處各一其他諸具一從庚子儀軌舉行凡諸物件亦從庚子年例小喪一從戊申年例

傳曰此後丁字閣内曲設輪擧勿設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所謂哭臨假家除之此後永除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退壙地灰用三寸後皆倣此事載受教

編輯堂上李喆輔所啓甕家材木曾有用竹

之教而今番懿昭墓甕家刱出新制未知
以何制定式乎 上曰依今番新制定式可
也以上壬申
山陵都監堂上洪啓禧所啓曾於 崇陵虛
左之地因 傳教設掩石 明陵虛右之地
依 崇陵例亦設掩石矣今番 山陵虛右
之地亦依此為之乎敢稟 上曰依為之弘陵
因山時
山陵都監堂上洪啓禧所啓退壙石函上全
用灰築事謹當依 聖教舉行而自底至上

用純灰則無分界處壙面用灰畢後隔以乾
灰或純沙更為築灰以至覆釜形為宜欲議
于諸堂郎及看役中經事者而為之故敢禀
上曰隨便為之
山陵勿設四方石 綸音噫昔年 聖祖之意
猗歟盛哉我 太宗大王親諳 王后陵所
四方石昔用一片者命作二片仍以此 下
教定制此則昭載 國朝寶鑑心常以為二
片矣于今乃知尚用一片其亦異矣令番已
為浮取故全片石命用 明陵於弘陵則用

二片而大抵茲事予有意焉石槨之制今無焉而方石之用猶在内壙中只用天灰而無四方石之盖噫内壙外壙輕重若何莫重内壙既無盖石退壙所藏不過雜物各樣櫃子俱用石函排置之隙塡之以灰其上又塡灰此無異天灰石函又設方石可謂石上加石此較重於内壙以臣子之道言之内壙之所無者用於外壙輕重若何而或曰内壙上與左右兩傍俱用灰而於外壙則下梓宫於此而自隧道以奉不可不重云而此則不然閑

玄宮之後梓宮下方隅板填灰其所用灰無異上方此外各樣排置後填灰以此推之灰之成石即一石壙石壙之上又加片石可謂文具中文具譬諸人殆同既着裘衣又着綿衣者裘衣已着又何衣綿凡諸木櫃所盛者灰則雖萬世自如而木帛之屬不待百世而將與土同歸噫孔聖豈不云速朽乎非聖人無以謂此噫莫重內壙亦然来頭外壙中只有石灰沙器瓦甓之屬而已為此而用內壙所無石片乎予於學問雖無窮理之工只於

此事思之久矣透之深矣噫昔我 聖祖躬
詣 陵所作爲二片者其後無端復用石工
之費工僧軍之壓傷專由於此今日雖命用
二扡日爲知無此弊隧道闊何等重也而長
木取用貽弊外方挽引作家時必也傷人故
玆以更制圖載補編此除一弊也誌石浮取
亦一巨弊而判畀印進之際浮費多而褻慢
甚矣何幸自内得數片磁誌即 寧陵餘片
也因此而自今 明陵用磁誌此亦體昔年
盛德也以此之故浮石浮費之弊一舉而

兩除此除二弊也三巨弊中既除二爲其何不除一爲頃者有問于大臣講定之請而亦曰不然何則于今世道誰能效翼成公黃喜請 陵祭用素之心而挺身擔當爭其所獻議使予當之不過曰莫重古禮何敢更之云若此此政作舍道傍何時了當大抵以理推之徑一圍三之制半以北則先作半月形半以南則下梓宮後築土仍爲封陵封陵之後陵制團圓而團圓之中半木半石而南北不一重處鋪木輕處鋪石此輕重倒置也或者

曰內壙則外梓宮上鋪横帶築天灰而外壙
則排置雜物後築灰滿金井盖四方石內外
壙鋪木鋪石高低不同而且內壙横帶板從
外梓宮而鋪板長亦不同云則予對曰不然
何則排置雜物後左右兩傍横設板子其上
從內壙外梓宮高而鋪横帶板其上用天灰
限金井則內外俱一輕重不參横板長之不
齊即緦小功之察也若曰莫重山陵三百年
流來之規何敢更制云則此尤有不然者語
雖近於抑揚既知輕重之倒置則內壙外壙

俱用四方石於金井之上可也何可徒守退壙上文具乎想像其制成陵之後圓壙之中石灰之上突然用一片石於退壙上制度精乎否乎噫古人有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體昔年作二片之 盛意以木代石祛石工之巨弊除緇徒之壓傷則 陟降有知想必欣豫其當自我制法而今若於弘陵用石則後之王者左右兩陵之間何敢異焉後若隨焉不體此教則又後嗣王者孰能行之噫臨御卅載無一事惠及於民夢想之外治坤殿喪

於白首逾甲之年此等莫大之弊知之熟矣量亦審矣而泯默不諭何顏歸拜何顏臨民若此之故不憚支繁若畫圖而下教自弘陵爲始退壙鋪板板上築灰一依下教舉行四方石因此除之而既浮二片石則置諸陵内用於日後其亦爲他日浮石之一助噫不諭則已既已上體　聖祖之德意下恤元元之巨弊豈不斷然行之乎若曰此不過除工匠償軍之弊何謂元元云則噫僧亦民也匠亦民也而除大石之曳運袪民田之蹂躪豈不

曰爲元元年噫此心之定著三物灰之成石
其勿浮囂亦勿修人事以撓白首罔極之君
卽爲舉行小紓哀疚中心焉○昨夜下教中
猶有未盡者亦有不細究者大抵五禮儀本
文卽石槨之制其制比今有異故補編之成
蓋此也内壙石藏之制雖無外壙中一蓋石
猶存此下教中未盡者也内壙中横帶板卽
設於外梓宮上者不過不敢遽設天灰於梓
宮上故也外壙中非此之比卽石函之上築
灰之中兩灰之間設板不緊灰雖不朽板則

當朽既朽之後上下灰間横作一隙天灰低
下之時陵土亦必隨下以此推之非徒不緊
反有害於壙中此亦細究者也噫予亦若此
孰能擔當請除方石乎何以謂若此三百年
仍用之石今欲為民弊除之故以木代石意
近彌縫故也恍然覺之之後豈可泯黙故
殯殿告由文初則曰以木代設更以全以灰
築此亦餅一字一句不敢謾乎 陵降之意
也令都監只除方石外壙中排雜物築灰後
其上勿用一立板全以築灰至於覆釜形則

玄門之外卽一石壙依此舉行追後書下

傳曰四方石之古一片而爲二國初我 聖祖 聖德載於寶鑑故魂遊石下碑石作爲二片時有下教者而今聞其尚一片云從今爲始二片事分付

傳曰今番誌石亦爲燔造此後永爲定式

傳曰誌文實預差前期陪進一本依禮文藏於魂遊石下一本藏於長明燈下以此載於補編

傳曰表石石物一依甲辰定制舉行此後勿稟

依此舉行陵圓徑一依甲子定式舉行此亦
日後勿稟依此定制
傳曰明陵碑閣前後面皆以一樑三柱舉行
碑石排置以東為上事分付
戶曹判書李喆輔所啓各　陵表石塡紅或
以唐朱或以倭朱而闇倭朱則按起不如唐
朱之久而不變云今此　兩陵表石塡紅當
以何品為之乎　上曰倭朱不如唐朱矣以
唐朱用之可也
摠護使李天輔所啓近來各　陵碑閣多用

圓柱之制而 明陵碑閣則是方柱之制
明陵碑閣若依舊制則 弘陵碑閣亦一體
舉行乎敢達 上曰依為之此後一以此例
舉行載於補編
捴護使李天輔所啓各 陵丁字閣制様不
同以 昌陵局內 諸陵言之 昌陵 敬
陵則正殿三間拜位廳二間合五間 明陵
今番丁字閣以何陵例舉行乎 上曰依
昌陵 敬陵例以五間為之可也
捴護使李天輔所啓在前丁字閣或八間或

五間而 寧陵以後則皆用八間之制喪禮
補編中又以八間為 山陵丁字閣定制五
間為墓所丁字閣定制今若依 下教定以
五間則與墓所無隆殺之節自下舉行甚不
安不可不稟定矣 上曰依前下教定以五
間宜矣都監堂上洪啓禧曰丁字閣正殿三
間左右翼閣各一間當中連建三間則為八
間之制正殿三間無翼閣當中連建二間則
為五間之制 寧陵八間之制既用 光陵
之例其後 崇陵 明陵 翼陵 懿陵皆

用此制今番 山陵不可獨異況補編既以
八間五間為 山陵墓所隆殺之節則殆同
八佾六佾決不可紊矣 上曰予於補編後
已有勿為翼閣之命矣不當以補編為拘用
五間之制可也啓禧曰 聖教雖如此既有
定制則恐不可用五間之制著用五間之制
則補編丁字閣詮當洗補矣 上曰何必洗
補啓禧曰以此 下教錄於補編受教之末
為宜 上曰依為之 弘陵因山時
左議政金尚魯所啓 山陵都監堂上洪啓

禧因 聖敎進詣 穆陵奉審陵制則 懿
仁王后陵在 大王陵左岡而自穴下以石
作神路屬之於丁字閣神橋 仁穆王后陵
在東岡而亦自穴下作神路屬之於左岡神
路距丁字閣神橋近爲四五步云以 穆陵
之制言之今此 新陵穴下亦宜有連屬舊
丁字閣之神路而卽今則假丁字閣旣爲
新陵而設待三年後假丁字閣撤去時始用
穆陵神路之制雖似不妨而但神路事役
亦且重大趁此設都監之時 新陵穴下排

設神路以姑屬於假丁閣神橋三年後移屬神路於舊丁字閣神橋恐為得宜以此分付都監何如 上曰雖三年之內豈可無舊丁字閣連屬之神路乎自 新陵穴下至舊丁字閣神橋排設神路可也尚魯曰 下教誠然當令都監依 下教擧行而臣意則假丁字閣亦不可無神路使之一體排設三年後撤去只存舊丁閣連屬之神路似不可已矣 上曰依此擧行可也 明陵因山時

傳曰 山陵其雖右岡昔年 遺教中既有一

依 穆陵例之教令不必拘於左右三年後
三榻次序一從 穆陵例舉行事分付明陵因山時以上丁丑

梓宮加漆

傳曰全體加漆告由文或行於每度或行於初
度冬春皆只行初度此後殯殿殯宮依此例
只行初度雖付板新梓宮只行初度日告由
以此載錄

傳曰加漆書上字儀大喪則殿下先入侍事
後哭還廬次先哭去之以上壬申

梓宮書上字

傳曰儀註中上字書寫官書以一品

梓宮結裹

編輯堂上李喆輔所啓五禮儀元無結裹儀註只於續儀書上字儀下註結裹儀做此云而結裹節次不可不明白載錄參考各年儀軌成出儀註何如　上曰依為之而結裹布以三匹定式可也壬申

上謚冊寶附賜謚冊寶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　大行大王大妃

諡冊文都監當爲舉行而取考謄錄則癸亥
明聖王后國恤時諡冊文頭辭中稱 哀
子嗣王香室祝式則 王后國恤三年內皆
稱 哀子國王今則一依癸亥年諡冊文頭
辭書之乎或以香室祝式書之乎必須一遵
稟定後舉行故敢達 上曰癸亥之以嗣王
書之似是該曹之不察今番則以哀子國王
書之可也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取考癸亥戊辰兩
年諡冊文謄錄則恭惟下皆書尊號而不書

徽號謚號美今番 明陵謚冊文亦依兩年
例書之乎 上曰依兩年例舉行可也
玉冊竹冊書寫定式 綸音玉冊竹冊即冊也
誌狀御製雖當極行者不過越一字書故曾
前玉冊今日奉審不過五六貼而近規則低
一字上者皆極行書之貼數多至十餘結裹
其難奉冊其難藏置其難其弊甚至於令詞
臣當爲極行處勿令過多事涉苟且何能揮
筆今後則雖當極行書者越一字書之事定
式施行載於御製亦載補編

傳曰此後玉冊勿爲連環爲接貼事分付
國葬都監堂上洪象漢所啓諡冊内裏紅熟
絹謄錄則灑金而補編無所舉論何以爲之
乎 上曰印金用之可也
上玉冊諡冊時規式釐正 綸音凡玉冊諡冊
文稱議政臨時議政若或有故則將若之何
今番上諡時亦爲用心矣 孝陵諡冊親寫
日奉覽舊文不稱議政已有古例若此則其
無臨時製附之端此後一遵 孝陵諡冊文
爲之事令儀曹定制奉行載於補編玉冊竹

冊中稱遣臣者亦倣此例隨其時只稱受命
使臣勿書官職姓名事一體定制以上丁丑
傳曰賜謚殯宮儀註一如上謚殯殿儀註而尚
傳之稱同領議政稱左贊成無贊成則以參
贊代尙宮稱守則上謚賜謚時女官爲執事
者着吉服以此載於喪禮受教殯宮魂宮凡
諸儀註與殯殿魂殿儀同只以官名之不同
者依五禮儀序例例懸註賜謚奠古無祝文
香室前例俱載故酌酒奠于靈座俯伏興上
讀祝一節添入殯殿殯宮上謚賜謚儀註倣

此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令覽賜諡儀註冊印宜立讀而跪讀頃者

孝純宮旣令立讀哀冊跪讀今亦依此擧行

殯宮賜諡儀節五禮儀及續五禮儀俱無此

與自初喪至禫入廟儀註內外各修一件載

於補編懿昭世孫喪時

傳曰雖諸臣教諭書皆由正門行教命竹冊諡

冊與此等而事體則較重宜由正門而俱由

東門云事體不然勿論冊印並正門作行世

子嬪與世孫同令該曹知悉擧行

户曹判書金尚星所啓前日入侍時以册印一款有稟定者而 聖教以戊戌戊申則無讀印之例爲 教矣取考戊戌謄録則既有女官讀印之文而印篆文真諺書書入一款亦載於都監儀軌中此是應行之儀節則伊時 聖教雖如此不可不更稟後擧行故敢達 上曰前例既如此則印篆文真諺書亦爲依例書入可也 以上壬申

國朝喪禮補編卷之四

津撫